



网开一面

富贵花儿岂堪夸

任平生

自媒体时代,言之有物的优质内容与批量生产的营销话题并存。几年前,网络流行评选“人间富贵花”,各路影视博主为不同女明星冠上“人间富贵花”的头衔,还引发了粉丝之间的“冠名之争”。最近,又有不少文化博主变着花样夸赞第二代财富传承者、第三代财富传承者从事艺术工作的表现,列举的明证竟然不是作品质量、获奖履历、观众认可度,而是“富贵”这件事本身,比如“艺术靠钱养,品位自然高”“只考虑表达自我,才谈得上创作自由”“某某身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一张从来没有被生活欺负过的脸”等等。

“富贵”何时与艺术价值画上了等号?若论人间富贵,莫过于帝王家;历代艺术珍品,亦多汇聚于宫廷。然而,帝王之家可曾批量造就艺术家与传世佳作?赵佶假如不是生在帝王家,只要受过良好的教育,未必写不出瘦金体;乾隆即便坐拥天下,却因好大喜功、热衷钤印,至今仍是人们戏谑调侃的对象。人间至高的“富贵”并未滋养出高超的艺术造诣,艺术家的天赋与成就从来无需按家世排序。一个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可以是品德、思想、风度,或者任何自身所具有的个性和特长,唯独不该用“没有被生活欺负过”这般浅薄、片面的标准称量品评。

古人赞颂“岁寒三友”,是因它们在风霜中展现的独特风姿与品格,恰如君子风骨。而面对一朵单薄空洞的“富贵花”,便是再多的吹捧赞颂,也不过是众目睽睽之下的“捧杀”;或者因其价值根基的扭曲,终难免在舆论的反噬中遭“棒杀”;又或者在网络舆论浪潮过后,自然而然地“雨打风吹去”“春梦了无痕”了。

“大湾鸡”是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“喜洋洋”和“乐融融”的民间爱称。其官方原型为中华白海豚,设计融入了浪花鸡冠、港珠澳大桥轮廓等元素,象征着大湾区的文化符号。然而,因其造型圆润可爱,被充满幽默感的广东网友趣味联想为当地的特色鸡肴,从而诞生了这个亲切且充满“广式烟火气”的昵称——“大湾鸡”。

“大湾鸡”的灵魂,在于其憨态可掬与活力十足的表演。这是一群武校少年在高温下穿着厚重玩偶服,经过两千多次训练所换来的成果。正是这种活力,为“大湾鸡”形象注入了真实的汗水与灵魂。自此,“大湾鸡”完成华丽变身,从严肃的体育符号,演变为一场所有人都能参与玩起来的热梗文化。

网络新词语

大湾鸡

丁士舜

慧》中则言琼英,“琼英与玉蕊,片片落阶墀。”片片晶莹的雪花似花蕊,有了玉的质地,是那般的精致唯美。

碎琼,见元代张宪《听雪斋》诗:“万籁入沉冥,坐深窗户明;微於疏竹上,时作碎琼声。”用珍贵的美玉来形容晶莹剔透和细腻轻盈的雪花,表明雪足以被珍视和赞美。

更多的,则是从雪的特性角度来加以形容的。

南朝梁沈约在《雪赞》中则道:“独有凝雨姿,贞晚而无殉”,以凝雨表示雪花,将雨水在天空中凝结成雪的现象,形象地表达了出来,凄美亦飘零。这样的坚贞美好,是不会为了迎合什么而轻易改变、失去自我的。

“瑞叶飞来麦已青,更烦膏雨发欣荣。”(《雪后雨作》)宋代范成大在诗中以瑞叶喻雪,瑞叶能够让人把纷纷飘飞的雪花视为吉祥之物。田野里的麦苗已呈现出一片青绿之时,人们自然更加期盼那滋润万物的雪雨降下,使之焕发出欣欣向荣的生机。

从作者的性格而言,寒酥似乎只能出自于明代徐渭,“朝来试看青枝上,几朵寒酥未肯消。”(《梨花》)以寒酥代指雪花来形容梨花,以此生动地勾勒出梨花的娇美与清冷,极尽想象力,对雪的珍视和赞美之情也跃然纸上了。

当下,虽然已很少有人再使用这些雪的雅称了,但是我们可以欣赏雪景之时,品味这些瑰丽的古诗词,通过领略传统文化,深刻感受大自然所赐予的雪的美丽和神秘。

己的学习计划。他的阅读是有深度的,能从《百年孤独》中读出独到的见解。他上交的作业,我会认真批阅;尤其是作文,我会在他闪光的段落旁写句鼓励的话语。

可是,这些教与学的交流,是老师与学生的正常交流。作为老师的我,并没有给予学生更多的东西。若说与其他语文老师有何不同,不过是有与学生一起阅读、一起写作的教学安排。于是我又想,学生对他们心中“好老师”的要求,也许并不算高。

作为老师,当然心中要向往着成为“好老师”,成为学生心中的“最好”。好老师的标准有很多条,不同的学生心里也有不同的标准。但不管怎样,当你成为学生心中的“好老师”时,你就获得了作为老师的最美、最好的荣耀。

动帮忙灌满了热水。

进动物园陪孩子玩了小半天,出来后,一家人上车准备返程。玉涛正要起步,玻璃窗被敲了两下,是饭馆老板娘。她喘着粗气说:“差点就赶不上了。可乐你不要,但姜汁可乐你必须收下。你爱人感冒了,我刚煮的,快把保温杯给我,让她在路上喝。我不能亏欠别人,不然心里过意不去。”玉涛这才发现,老板娘手里果真拎着冒着热气的烧水壶。

缓缓启动了车子,从后视镜里,玉涛看到老板娘笑了,笑得很灿烂。玉涛也不禁笑了,他觉得现在是自己亏欠了老板娘。



“战罢玉龙三百万,败鳞残甲满天飞。”张元的《雪》则以玉龙喻雪,历来龙被视为神圣和强大的象征,用一条银白色的龙形容雪花飞舞,自是格外壮观,赞美之余,也表达了人们对雪的敬畏。

玉鸾,出自宋代辛弃疾之笔。“造物故豪纵,千里玉鸾飞。”(《水调歌头·吴江观雪》)这意境真的好美,大自然这个造物主是那般的豪放肆意,让洁白的雪花如同成千上万只玉色鸾鸟,在广阔天地间飞舞盘旋。

清代赵翼《途遇大雪》中喻雪花为玉蝶,“化工何处万剪刀,剪出玉蝶满

落尽琼花

李显坤

空舞。”一个玉字,如同给雪花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。尽可展开想象,雪花如翩翩起舞的玉色蝴蝶飘零空中,还会使人对寒冷有所畏惧吗?

古诗中,以琼字形容雪花的也较多。

在杨万里笔下,雪如琼花,“落尽琼花天不惜,封它梅蕊玉无香。”(《观雪》)古时琼花为珍贵花卉,多在宫廷和贵族的花园中得见。同时也指美玉般的花。以之形容雪花,既表达了对雪的珍视和赞美,也愈显雪花的洁白无瑕和美丽动人。

金代元好问《续夷坚志·虞令公早

开口的。从幼儿园到高中,教过他的老师也有几十位了,我应该是得到了他给予的最好、最美的荣誉。

于是,我回忆起和他的交往。我做了他两年的语文教师,说是交往,不过是教与学的交流。我上课时,他静

荣誉的重量

陈振林

静地听着,等到他发言时,大多能讲出条理分明的答案。我曾余光瞥见他上课专注的神情,看他炯炯有神的樣子,心中油然而生赞赏之情。他有时也像不听课的样子,做自己的学习任务。我不当面批评他,只轻轻地敲一下他的桌面,我想此时的他应该有自

亏欠

一路向北

以多赚点。”

吃完饭,玉涛到吧台结账,老板娘说:“95元,给90元就行。”玉涛扫码,直接付了100元。老板娘足足凝视了玉涛三秒钟,感慨道:“开饭店这么多年,只有顾客要求免零头的,你是第一个多付的。”她立马转身,从柜子上拿了一瓶可乐要塞给玉涛,但玉涛拒绝了。玉涛把手里的大号保温杯摇一摇,说:“我爱人有点感冒,要多喝热水,把杯子加满水就行。”“没问题!”老板娘一把夺过玉涛手里的保温杯,主

上午落下了今冬的第一场雪,漫天皆白里,雪花轻盈地飞舞,整个世界都变得柔软了,一如在梦境之中。雪,冬之精灵,千百年来,文人墨客一直借以描绘自己的情感,衬托不同的意境。在生花笔下,很多时候并不去直接称呼,而是喜欢用一些比喻的方法和优美的辞藻加以描述。

这些雅称,素来文雅,令人吟哦一声,便能想象到雪的各样美态。

宋代刚正不阿、清廉自守的范仲淹以寒英形容雪,同时也在宣示自己的内心。《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》中“昨宵天意骤回复,繁阴一布飘寒英。”天寒气冷,阴云密布,雪花竟带着英气,如何不令人感觉到那高洁的心境?

同样在宋代,杨万里《雪冻未解策郡圃》一诗中,以银粟喻雪。“独往独来银粟地,一行一步玉沙声。”粟米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,用来形容雪,自是希望能似雪霰般漫天遍地落下。而“银粟地”“玉沙声”这样的精妙比喻,很好地展现了雪景的晶莹剔透,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了诗人孤高澄澈的情操。

雪洁白似玉,人们对雪的雅称中,玉字便最为常见地出现了。

雪后开门,原本停歇在树枝上的鸟儿四散而飞,纷纷扬扬飘落下来的,则是片片洁白如玉的雪花。你是否能感觉雪花似玉絮呢?这样的意境出自宋代司马光的《雪霁登普贤阁》诗中,“开门枝鸟散,玉絮堕纷纷。”如此雪景,自然是无比的美丽和宁静。

周五下午放学时,在教师办公室的走廊边,一个声音轻轻地叫住了我:“老师,我想和您说句话。”

一个男生白白净净地站在我身后,眼睛盯着我。他是班上的字杰,一直坐在教室最右边的角落里,话语不多,性格有些内向。

我点了点头:“好啊,当然可以。”孩子们已经高三了,时不时地,他们会找老师聊聊。

“老师,我觉得,您是我心中……最好的老师!”字杰慢慢地挤出了几个字。说完,他对着我鞠了一个几乎九十度的躬,转身跑了。没有想到,他会说出这样几个词。我连忙说了声“谢谢你”。再看他时,他已跑出好几米了。我于是想到,这句“最好的老师”,应该是他在心里琢磨了好多天才向我

玉涛带着妻儿驱车两个多小时,来到了动物园。停车场对面是一排商铺,其中有好几家小饭馆。时间已近正午,玉涛决定先吃饭。他走向最近的一家饭馆,透过玻璃门看到店内空无一人。正要转身离开时,老板娘笑盈盈地迎了出来:“欢迎光临,我家好吃又实惠。”

老板娘主动为玉涛推荐了两菜一汤,还说一家三口,不必点太多,吃不完浪费。菜很快就上来了,量很足,味道也不错。看到孩子筷子用得不顺溜,老板娘又主动送来一把勺子。玉涛借机问:“正是吃饭的点,怎么没生意?”老板娘摇摇头:“冬天是淡季,你看偌大的停车场,不过十几辆车而已。”玉涛笑着安慰:“等熬到旺季,可